

零售负增长VS数字阅读平台增长

2013年度地面渠道图书零售市场同比增长率为-1.39%，是连续第二年负增长。一方面有实体店生存艰难、读者分散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网上书店颠覆价格体系“野蛮生长”扩张分流的因素。

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数字出版企业多看科技有限公司表示，2013年其用户数字从600万人增长到2500万人，付费用户从3万人增长到35万人，日营业额从6000至7000元增长到6万至7万元。亚马逊中国副总裁白驹逸说，Kindle电子书一年多落地时有2万多个图书品种，现在已超过6.5万个品种。掌中浩阅读副总裁贾生亭介绍，2013年是智能手机爆发的一年，90.87%的用户曾有过数字阅读经历，手机阅读已成为消费者使用手机的刚性需求。

目前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约500亿元，线上线下分布大致为1:2，线上的成长多年来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所以统起来算账，图书零售整体仍旧实现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

营销转型VS出版内容为王

移动互联网打破了“书面文字”所代表的阅读思维，给出版带来“百年未有之变局”，临界点即被打破，业态转型、平台融合等就成为出版业面临的新课题。创新还是坚守？如何选择未来道路？百度网CEO程三国敏锐提出：数字出版转型不能被忽视的一个层面是营销的转型，当一个纸书产品变成数字产品之后，你还可能在那些传统渠道卖吗？显然不可能。数字出版面临整合，将形成“超级平台”：适合Kindle的资源会朝这边汇集，适合手机阅读的往那边集合。其他很多中小平台，独立或寄生在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内容将寻找不同的渠道抵达最终读者。

出版商怎么办？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温孙庆国之前的观点——内容为王。出版商如何适应数字阅读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读者最终看的是内容，内容才是终极根本。2013年地方出版社市场占有率从2012年的43.65%上升至57.58%，就是因为他们对市场热点的把握比中央和军队出版社更到位。只要将市场所需要的内容做到极致，就不怕没有影响力。

唐湘子：1959年生于湖南茶陵，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现为北京香山画院院长、《中国美术》杂志副主编、中国美协和中国书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其作品被国家文化部作为国礼选赠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礼记·儒行》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礼记·儒行》

唐湘子书

图书出版：萧条还是新萌芽？



张稚丹



近120万；余华《第七天》半日订出70万册；冯小刚的《不省心》雄踞各大书城排行榜前列……

畅销书一向是市场催化剂。2013年的大众畅销书依然以青春小说、名家散文、学术文化、名人传记、心理自助、少儿文学为主，但排名前5%的图书品种为零售市场贡献的市场码洋仅占59%，低于2012年的61.87%。除了年度畅销书表现不够理想，网店分流等因素，图书萧条或许还有读者不再紧跟时尚，忠实于自我，阅读趣味开始多元化的原因。

新书品种数下降VS经营理性

多年来，中国的新书品种一直呈上升趋势，2009年为15.4万，2010年16.9万，2011年17.9万，2012年20.5万，然而2013年却回落到20.2万。而之前每年以10万为单位递增的动销品种，2013年只增加了1万种，这说明了什么？

2013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数仍有126万种。庞大的在销图书品种，反映了供大于求、质量良莠不齐、同类品种重叠等问题。所以，2013年动销品种数增长大幅缩减，新书品种下降，体现的是上下游共同的经营理性——下游书店讲求坪效，控制在架品种总量、压缩同类书版本，抑制了动销品种数的快速增长；上游出版单位在粗放式增长和精细化增长之间选择后者的居多，“要做到每一种被采购的图



也许是因为一路追随，2013年的出版界，在我眼中颇有些轰轰烈烈，充满了此起彼伏的精彩。

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开展读书活动，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体现出高层对书籍改变干部素质的期许；

退休政治局常委竞相出书，留存他们的政治智慧和个性形象；

《邓小平时代》横空出世，带人回首30年改革的风风雨雨；《3D打印：从想象到生活》、《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等直接反映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迁；被同名电影带火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张小娴的《谢谢你离开我》再次印证青春无敌；

关于阅读立法、严肃阅读与浅俗化阅读的优劣、数字化阅读利弊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Kindle进入中国后发展势头良好；

财政部、税务总局在年底终于颁布实体店书店免税政策……

在这一切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总监杨伟发布了《2013年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从统计数字上看，传统出版发行仍在萧条进程中，出版社面临巨大压力，竞争激烈，地面渠道图书销售负增长。但细究起来，却好似寒冬将尽，图书出版业透露出即将转轨变型、萌生新芽的意味。

最清晰的脚印印在最泥泞的路上

小孔

看到伊文思据个人经历所著《因为有梦 所以远方》正值年底忙乱的时候，仍然忍不住一口气翻完。

这个“80后”的独生女，竟然抛开中介，一个人完成繁多复杂的申请，最终拿到美国研究生院的全额奖学金！在电脑前坐了10个小时的她几近呕吐，忽然发现一个写了好多天眼看要完成的材料其实理解错了，要返工重写；经过漫长疲惫的旅途终于走进惨白空落的学生宿舍，喝下冰冷的水，心跳沉重如鼓擂，冷汗直冒，像被按进深水完全垮掉，以至于第二天看到友善的室友不禁痛哭；搭便车，英俊的美国男孩掏出了刀子；误选了二年级的课，几乎什么都听不懂；咖啡变成了催眠药，夜里被饥饿折磨得胃疯狂绞痛；作业写不完又不能不去值班，濒临崩溃；论文一次次被指导教授驳回，几乎没有完成的可能……她孤身远渡重洋，应付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在答辩会上征服了严苛的答辩委员，通过了毕业论文，引来众多美国学生的旁听。伊文思对种种困境的精准描摹，使人身临其境，也使得这本书充满了积极向上、克服一切困难的正能量。青春，真的可以很精彩。

贺老在家中 丁和摄



贺友直：我只是一个画匠

单颖文

上海市静安区一栋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楼，是贺友直老先生自1956年至今的居所。鹤发童颜的贺老和白净的贺师母，掀着花布门帘，盈盈站在二楼楼梯口。

跨人承担“四厅”功能(朋友来了是客厅、摆上碗筷是饭厅、上面搁块板是工作室、围布一拉就是卧室)仅30余平方米的贺老家，坐在1952年购买的红木方桌旁，看着贺师母一边上茶一边用木筷在玻璃杯里快速搅动，时光似乎瞬间倒流了三二十年。那一刻，忽然理解了落幕不久的“走街串巷忆旧事——贺友直画说老上海作品展”中，画出的何以是旧时的记忆。

用烤面包机“回炉”大饼

崭新的烤面包机，贺老用它来“回炉”大饼，“咔嚓”一声，热的大饼就跳出来，闻起来香，吃起来又色伊(适意)。

贺老创作过有现实意味的画作。前几年的《城市边角》就是平日里的“荡马路(兜马路)”、“望洋眼”收集的素材。看到一对夫妇对宠物狗宠爱有加，他灵光一

现绘了幅《第二十五孝》；看到游手好闲又挥金如土的年轻人，心中“啃老族”的形象活泛起来，神来之笔创作了《家有ATM机》。

但对现代科技，93岁贺老却从未涉足。他认为使用手机等高科技产品的结果，就是导致“一个人聪明，亿万人愚蠢”。另一个常年困扰贺老的现代词汇是“电子版”。在他看来，好作品的色彩、笔触都不是电子版可以表现的。与朋友联络，贺老保持着“老克勤(绅士)”的派头——唯有用毛笔或名牌钢笔写下竖版的繁体字信笺以及文字上对老派礼仪的恪守，才能传递出内心带着温度的真诚。

晚上6点到9点半是他的“充电”时间，新闻类节目挨个看下去。但他坦言：“我对新事物不好奇甚至排斥，这些东西都是meaningless(毫无意义)，我觉得只有自己想出来的事情才有意思。”晚上起夜后清醒的一两个小时里，全在“胡思乱想”。想些什么？他狡黠地一笑：“选格哪能好刚册来(这怎么能说出来)？Keep secret(保密)。”

我都捐掉了

下午4点多，贺师母端来一碗汤药，贺老蹙着眉头说这是被逼“服毒自尽”的时刻。贺师母前脚离开，贺老指着她的背影调皮地轻声说：“她是 tyrant(暴君)。”若不是亲耳所闻，很难想象小学五年级都没毕业的贺老，竟有如此丰富的词汇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贺老在上海做学徒，和多元化的认识和实践。这种方式把所有事物都连接起来，朝着未来的方向无尽地流动。女性及女性式的体验、写作、精神、行动等等都是开放而多元化的，是富于流动、变化和韵律的，是欢快和轻快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充满可能性的。它们犹如德勒兹所说的“块茎”(块茎植物，无需种子和根，将腋芽切下放入土中亦可生长、绵延)一样，摆脱了“树-根”的束缚，以游牧的方式繁衍、蔓延、流淌，无休无止。这种方式将使我们在女性研究中获得用另一种看待性别的眼光：在这种联结和绵延中，对立与矛盾被不断消解，层级被消除，于是我们得以绕开简单的性别划分，更深入地沉入到深邃广阔而奔流不息的“流动”中，彰显出真实的女性及女性式的存在方式。

每天下班后自费去上一个多小时的英语夜校，跟着“发音老标准”的圣约翰老师念过《天方夜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也读过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威尼斯商人》与莫泊桑小说。

贺老说自己“从没读过有文凭的学校”，但大前年他获颁“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领到了10万元奖金，最后都捐给了他当年就读的宁波北仑新碶小学的贫苦学子。我说想看看这张有分量的奖状时，“选种物什(这种东西)留在身边有撒(什么)意思？我侬捐脱了(我都捐掉了)。”贺老很豁达，他还将《山乡巨变》、《朝阳沟》、《李双双》、《白光》、《小二黑结婚》、《十五贯》等34部连环画原稿等都捐赠给了公益性文化机构。

“我只是一个画小画的画匠”

上世纪40年代末回到上海时，他身无长物。

【娘】在日语中是指女儿或未婚女性。“生娘 ki-musume”则是处女的意思。汉语只表示母亲的意思。但是，“姑娘”则是指年轻女性，“新娘”则相当于日语“新妇”。南朝梁顾野王编纂的《玉篇》女部中说：“娘，母亲也。娘，少女之号。”唐代以后两字逐渐混用，“娘”最终取代了“娘”。韩语中“娘子 nangja”一词以前用来尊称处女。日语和韩语依然使用“娘”字的古义，汉语则作为简化前的“嫜”字使用。

【汽车】该词在日语和韩语中都是表示行走于轨道上的列车的意思，但在现代汉语中却是表示日语和韩语中“自动车”的意思。与日语和韩语“汽车”相对应的汉语说法为“列车”、“火车”。在日本你说“我租辆汽车去学校”，人家以为你太土豪了，竟然“开着火车去学校”。

【手袋】该词在日语中指用皮革或布做的护手、防寒以及装饰用的手套。该词在汉语中作为方言使用，指女性用的“handbag”或钱包。台湾地区则不用该词。汉语中与日语“手袋”相应的说法为“手套”。韩语中没有该词，与日语“手袋”相应的说法为“掌匣(甲)jangap”。

【手纸】日语常用的汉字复合词，也可以说

“书简 sho-kan”、“芳书 hou-sho”等。需要注意的是，该词在汉语中的意思相当于日语“ちり紙 tiri-gami”或“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英语 toilet paper)，韩语“休紙 hyuji”或“化粧室用休紙 hwa-jangsilyong hyuji”。日语中所说的“手纸”在汉语中为“信”、“书函”，韩语则说“片纸/便纸 py-conji”。

在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里，各地区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汉字均约为3000—4000字左右。但同根同源的汉字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有些甚至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含义，如“爱情”在中国只表示对异性的爱，在日韩还可以表示对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对动植物的爱；“公用电话”在中国是“供公众使用的电话，谁都可以用”，在日韩意思是“公家专用电话，我不可以用”。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中日韩同字异义小辞书》从中日韩日常词汇中选取300多个词条，演绎“本是同根生，风情各不同”的汉字风情，有趣有料，为汉字文化圈人们的相互理解提供了便利。



神女

“近女性”之“流”

黄进

在现实中，通过男性社会文化思想、语言和符号的社会网络形式，女性取得了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但她们必须打乱自己的天然秩序，以男性化的方式生存。她们的体验和表达、思维和情感方式其实是无法被男性文化社会所理解和接纳的，经常被斥为“不可理喻”！女性在男性社会中成为沉默的群体，只能沉默地面对否定的屏障，忍受所有未知的、已知的痛苦。因此，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那么真实存在的女性又是怎样的呢？王虹在她的《“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民族出版社出版)中指出，女性有一体性(oneness)的倾向，即女性从来没有将自己和他人及环境绝对地分离开来。她们感觉自己不是和它们/他们生活在一起，而是他们/它们的一个部分。女性认为：“我不解决问题，我和问题生活在一起。”她们的无意识更倾向于同万事万物的“融合”，而不是“分离”。她们不将自己与其他人和物对立起来，而是认为自己就是在这一切之中存在着的；她们总是一多包容，融入人类的共同体。这就是“近女性”的方式——差异性的、一体性的